

# 诗人姚波

## 摇摇晃晃行走的馨香

刚下过雨的院子里，一只被同伴挤压踩踏的鸡被母亲从鸡窝里抱出来放在地上，“给它透透气，否则要死掉。”

姚波走过去，蹲在地上，与拴在门后的老黑（狗）一起打量这只耷拉着脑袋和翅膀的鸡，“它被挤着了，和我一样。”

院子里的人都笑了。

姚波，昆钢桥钢厂（现为华创桥钢园区）一名普通工人。阳光、谦卑、感恩，是所有与他接触过的人对他的评价。而在他身上，不得不提两个符号：脑瘫患者、优秀诗人。

“诗人姚波借助诗性的生命内力突破病体，执意地释放着爱与善的馨香之气。他摇摇晃晃地走着，摇摇晃晃地亲历……诗歌是他的救赎，他又用心底的阳光去救赎驳杂的日常。他的洞察、顿悟和思考，把笔下所有无意义的习见之物，都带入到了诗意的天国。”

2020年8月，《姚波的诗》获第十六届滇池文学奖年度最佳诗歌奖，颁奖词如是说。



“一个人的身体可以残疾，但作为诗人，他的心灵永远坚毅纯洁。”

左手中指一下一下地在26个字母上来回敲动，拇指和食指弯曲，无名指和小拇指翘起，像在捻兰花指，右手蜷缩在腰部，脑袋随着中指的活动晃动；似乎是为了寻求平衡，嘴巴也卖力地张合咬动——这是46岁的姚波在用电脑打字，写诗稿。一分钟最多能打20个字。

没有用电脑之前，手稿承担了姚波诗歌创作的所有记录工作，字迹七歪八扭，像蚯蚓，更像某种外语，只有他自己才能看得懂。

半岁时，突发高烧，引起脑瘫后遗症。面部肌肉无序抽动，吐字缓慢且不清晰，右手蜷曲，左手勉强能动，身体移动时不由自主地摇晃倾斜，这些，似乎是这场大病在姚波身上留下的记号，以完成日后文学和命运对他的勘测。

“他残疾得有点严重。”安顺市文联原副主席兼秘书长余松涛到姚波家走访时，掏出钢笔为他画了一张速写。

在作画的时间里，“他脸上的肌肉不停地抽搐，用最大的力量控制自己。”但没有人把姚波当残疾人看待，“邻居甚至来找他修电脑”，这一点令余松涛感到吃惊。

十多年前姚波刚买电脑那会儿，电脑坏了，他从桥钢乘公交车到黄土坡，再转车到圆通山脚下的电脑修理店找人，人家教他怎么弄，他再自己回去修。去过几次，就学会了。

姚波的诗里，很少见到灰暗。他写得最多的，是有阳光射进来的窗口，夕光中袅袅升起的炊烟，母亲脸上的微笑，还有车间里钢铁发出的颤音。他从树枝的轻摇中联想到春天，阳光在每一片树叶上跳跃，希望就在阳光里滋生；从一滴水想到十六层楼上一个孩子的梦想。

余松涛看姚波的诗，哭了，“一个人的身体可以残疾，但作为诗人，他的心灵永远坚毅纯洁。”

姚波常常想起他们一起攀面的日子。他

“获奖不是目标，写出心灵的话才是要紧的。”

8月中旬，老干妈打电话来问姚波母亲，“除了你们家，桥钢还有几个叫姚波的？”说是看到新闻，桥钢有个叫姚波的得奖了。姚波这才知道自己获得了第十六届滇池文学奖年度最佳诗歌奖。他想起评奖前编辑联系他，让他写一个获奖答辞，但“不一定能获奖，所以得保密。”

获得这一在云南文坛影响力较大的奖项，姚波觉得“受之有愧，不敢相信”。一方面，感到荣幸和欣喜；另一方面，“获奖不是目标，写出心灵的话才是要紧的。”

获奖归获奖，姚波依然保持平静，生活一如既往地按部就班，波澜不惊。

建于1984年的桥钢职工住宅，前后四排，姚波的房子与父母的房子离得近。这些年来，他每天“三点一线”，上班到车间，下班到父母那里吃饭，然后回自己家里，睡觉、看书、写诗。

桥钢有四个厂，一万多平方米的面积，最多时候住了一万多人。厂里有自己的小学、初中，最繁荣时还办起了高中。姚波上高中时，厂里的高中迁走了，上学要到安宁去。行动不便，他就此辍学。

没有用电脑之前，手稿承担了姚波诗歌创作的所有记录工作，字迹七歪八扭，像蚯蚓，更像某种外语，只有他自己才能看得懂。

“都不爱我了，还有什么好挽留的呢？放她走吧。”

小燕子，一个皮肤黑黑，眼睛圆溜溜的笑笑的姑娘。因名字里有个“燕”字，大家唤她“小燕子”。在姚波眼里，小燕子很漂亮。

经人介绍认识，恋爱两年后，2000年，26岁的姚波与23岁的小燕子结了婚。尽管家人不同意，但小燕子还是执意嫁给了他。

小燕子性格直爽、开朗，照顾姚波的生活，支持他的写作，帮他抄诗。

“那几年没怎么好写，可能是日子太好了。幸福的人写不出诗。”

家里人给小燕子买了个擀面机，在厂区外租了间小屋，他们卖起了面。过了几年，小燕子到运输公司上班，在安宁—昆明的11路公交车上做售票员。

慢慢地，认识的人多了，有人说三道四，小燕子面子上过不去。一些闲言碎语传到了姚波的耳朵里，他察觉到了小燕子的变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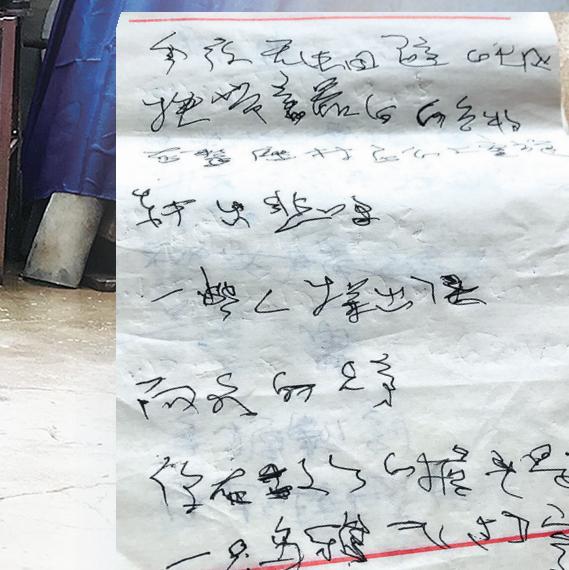
姚波的诗里，很少见到灰暗。他写得最多的，是有阳光射进来的窗口，夕光中袅袅升起的炊烟，母亲脸上的微笑，还有车间里钢铁发出的颤音。他从树枝的轻摇中联想到春天，阳光在每一片树叶上跳跃，希望就在阳光里滋生；从一滴水想到十六层楼上一个孩子的梦想。

姚波对她说，“我不爱你了，我要走了。”

姚波对她说，“你走吧，我不怪你。”

“都不爱我了，还有什么好挽留的呢？”姚波告诉自己，“放她走。”

姚波常常想起他们一起攀面的日子。他



龙飞凤舞的手稿



虽然残疾，但从小就阳光。



桥钢是姚波的诗性家园

“诗歌是神圣殿堂里的灯盏，是高于生活的闪光部分，它从凡俗中提炼真相。”

“……”这一切成为了触动其灵感的阀门与源泉，“我不得不为它们写点什么。”

2008年，姚波给《今日安宁》报社投稿，当时的副刊编辑余松涛发现了姚波的诗，众多诗歌中，这组诗超出了他的想象——“这可能不是安宁本地人写的。”

“要像其他人写点顺口溜也就罢了，但他写的是诗。”余松涛惊呼。

《今日安宁》刊登姚波诗歌，让他深受鼓舞，对诗歌的热爱与日俱增。他开始到诗人博客和诗歌网站上品读、学习更多优秀诗人的优秀作品。这其中，他特别喜欢刘年、张远伦、张二棍、王单单等人的诗，他们的诗“很干净”，戳中姚波心底最柔软的部分。

“哪怕平庸，费再大的力都挤不出米粒大的花/哪怕单薄，风一吹/就颤抖着，弯下伶仃的腰/……/哪怕孤独，哦，哪怕孤独/也要保持我的青/从骨头里蔓延，由内而外的青。这是一株草的底线”——张二棍的《让我长成一棵草吧》，让姚波心底不认命的劲儿像草一样随风在心底滋长。“现在的人都不喜欢读诗，好像只有我喜欢，”他戏谑自己。

“不如人”“这个样子还找老婆做什么，不要害人”……这些话语，在妻子离去那几年，扎着姚波。他不服气，他要好好写诗。

“那几年他不好过，沉寂了一场。”《安宁文学》杂志副主编石顺华常与姚波交流诗歌，“创作也陷入了低谷。之后突然就爆发，从一开始恬淡平和、略显单薄的笔触，变得有了重量、痛苦。开始充满力量和‘疼痛感’。”

在余松涛看来，是痛苦提炼了姚波，“姚波诗中的单纯或纯洁，都是对痛苦锤炼的结果。没有安慰，那就在痛苦中找到带泪的笑声。”

“三将军跑了/她给我留下，小马驹/头也不回/就扬长而去/这是我一生的遗憾/让我满

世界的/追问/都没有找到确切的答案/从此，小马驹/是我一生的骄傲”在诗歌《小草坝》里，姚波举重若轻地表达小燕子离开，称“三将军”“扬长而去”，是“他一生的遗憾”。而“小马驹”是他“一生的骄傲”。“小马驹”是谁，竟然得到姚波如此高的赞誉？

她就是姚波与小燕子婚后所生的女儿。

姚波的诗里，很少见到灰暗。他写得最多的，是有阳光射进来的窗口，夕光中袅袅升起的炊烟，母亲脸上的微笑，还有车间里钢铁发出的颤音。他从树枝的轻摇中联想到春天，阳光在每一片树叶上跳跃，希望就在阳光里滋生；从一滴水想到十六层楼上一个孩子的梦想。

姚波满脸幸福。他说女儿从小就很乖，成绩不错，尤其作文特别好，今年高

考上了二本线，被昆明医科大学录取。“我真的很为她感到自豪”，只是自己休息时间不固定，陪伴女儿太少，很是愧疚。

“两首胡兴尚表示，去年再收到姚波的来稿，其诗歌创作脱胎换骨般斐然进步，让人深感可贵的是，虽然经历了很多炎凉和冷暖，内心并没有因此而生出老茧，依然保持着敏感、宽广和热爱，这让他拥有强大的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并捕捉细节的能力。诗神在细节中——通过独到的细节来表达对生命对时空这些宏观事物的理解，能写出大巧若拙、举重若轻的诗歌。”

姚波的诗，多用口语，不仅自然、准确、简练，而且还做到了灵动，这是他能写出好作品的基础。难能可贵的是，虽然经历了很多炎凉和冷暖，内心并没有因此而生出老茧，依然保持着敏感、宽广和热爱，这让他拥有强大的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并捕捉细节的能力。诗神在细节中——通过独到的细节来表达对生命对时空这些宏观事物的理解，能写出大巧若拙、举重若轻的诗歌。”

### 诗人点评

姚波的诗，多用口语，不仅自然、准确、简练，而且还做到了灵动，这是他能写出好作品的基础。难能可贵的是，虽然经历了很多炎凉和冷暖，内心并没有因此而生出老茧，依然保持着敏感、宽广和热爱，这让他拥有强大的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并捕捉细节的能力。诗神在细节中——通过独到的细节来表达对生命对时空这些宏观事物的理解，能写出大巧若拙、举重若轻的诗歌。”

姚波的诗，多用口语，不仅自然、准确、简练，而且还做到了灵动，这是他能写出好作品的基础。难能可贵的是，虽然经历了很多炎凉和冷暖，内心并没有因此而生出老茧，依然保持着敏感、宽广和热爱，这让他拥有强大的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并捕捉细节的能力。诗神在细节中——通过独到的细节来表达对生命对时空这些宏观事物的理解，能写出大巧若拙、举重若轻的诗歌。”

姚波的诗，多用口语，不仅自然、准确、简练，而且还做到了灵动，这是他能写出好作品的基础。难能可贵